

## 海口方言的句末助詞“嘍”與“咯”

沈 冰、林華勇

中山大學

### 提要

與普通話“了<sub>2</sub>”相關的句末助詞，在海口方言主要有兩種變體形式“嘍 [lo<sup>33</sup>]”與“咯 [lo<sup>55</sup>]”。“嘍”在“行、知、言”三域都可出現，“咯”是言域成分。本文考察“嘍”“咯”在知、言域句的分佈差異及共現限制後發現，“嘍”“咯”體現了不同的交際導向，具有不同的功能：“嘍”為說話人導向，用以向聽者傳達言者的主觀認識或言語意圖；“咯”為聽話人導向，標示言者對聽者的關注、要求。

### 關鍵詞

海口方言，了<sub>2</sub>，三域，交際互動

## 1. 引言

### 1.1. 問題的提出

現代漢語“了<sub>2</sub>”的句法、語義十分複雜。有些研究只關注“了<sub>2</sub>”的時體意義（劉勛寧 1985，金立鑫 1998，陳前瑞 2008等），有些研究歸納出“了<sub>2</sub>”的多種意義（趙元任 1979，Li & Thompson 1981，蕭國政 2000等）。肖治野、沈家煊（2009）運用三域理論（Sweetser 1990），從認知語義的角度，將“了<sub>2</sub>”的用法歸入既有差別又有聯繫的“行、知、言”三域。張寶勝（2011）、鄧思穎（2013）利用三域框架，較為全面地刻畫了汝南方言、香港粵語“了<sub>2</sub>”的用法。

與普通話“了<sub>2</sub>”相關的句末助詞（sentence-final particles），<sup>1</sup>在海口方言<sup>2</sup>中主要有兩種變體形式：①中平調的“嘍 [lo<sup>33</sup>]”；②高平調的“咯 [lo<sup>55</sup>]”。<sup>3</sup>初步考察發現，“嘍”在“行、知、言”三域均有分佈，“嘍”“咯”可共現。例如：

<sup>1</sup> 本文參照鄧思穎（2019）的做法，不區分“句末助詞”與“語氣詞”，將位於句子末尾、表達一定語氣的助詞統稱為“句末助詞”。

<sup>2</sup> 海口方言屬閩語瓊文區府城片（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、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、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，2012: B12）。本文第一作者為海口方言母語者，記音以海口市府城街道的發音為準。本文的例句主要來自自然語料錄音整理，也包括作者調查、自省的例子，所有例句經本地多位發音人核實無誤。文中例句儘量使用本字，本字尚需証實的暫寫通行的訓讀字或俗字，下標波浪線“~”注明。例句中的方言用字主要參自陳鴻邁（1996）《海口方言詞典》。本字不詳且無俗字、同音字寫法的字，以“□ [國際音標]”標示。

<sup>3</sup> 用字參見陳鴻邁（1996: 109）。

- (1) 我早食糜 \* (嘍) (/ \* 咯)。(我已經吃飯了。)
- (2) a. 即支就是鷓鴣茶 (嘍 / 咯)。(這種就是鷓鴣茶(了 / 嘛)。)。  
 b. 我覺得即支就是鷓鴣茶 (嘍 / \* 咯)。(我覺得這種就是鷓鴣茶(了)。)。  
 c. 即支就是鷓鴣茶 (嘍咯)。(這種就是鷓鴣茶(了嘛)。)
- (3) a. 老闆：開會 (嘍 / ? 咯 / ?? 嘍咯) ! (開會(了)!) 【宣告】  
 b. 合我擰下 (咯 / \* 嘍 / \* 嘍咯) ! (幫我拿一下(吧)!) <sup>4</sup> 【請求】  
 c. □ [mai<sup>35</sup>] 去 (嘍 / 咯 / 嘍咯) ! (別去(了 / 啦 / 了啦)!) 【禁止】

以上例句提出三個問題：①“咯”可出現在知域成分後(例(2a))，但為什麼不能與知域的插入語“我覺得”共現(例(2b))？②有些言域句只能用“嘍”(例(3a))或“咯”(例(3b))，有些“嘍”“咯”皆可進入(例(3c))。“嘍”“咯”在言域句的分佈差異(例(3))，有沒有規律？③“嘍”“咯”可共現(例(2c)、例(3c))，但並非所有的情況都允准“嘍咯”出現(如例(3a)、(3b))。二者的共現條件是什麼？

以上問題要得到解答，須弄清楚一個問題：“嘍”“咯”的功能分別是什麼？“嘍<sub>行</sub>”具有時體義，表“變化”，具有成句作用(如例(1))；而例(2)–(3)的“嘍”“咯”省去後，仍合句法要求，但語氣上發生了改變，與語用相關。本文主要關注“嘍”“咯”的語用功能。

## 1.2. 相關研究概述

關於普通話“了<sub>2</sub>”語用方面的研究，早先主要關注“了<sub>2</sub>”作為語氣詞表達何種語氣。如“了<sub>2</sub>”可表“肯定”(呂叔湘 1980)、“決定”(王力 1985)、“申明”(劉勛寧 1990)等。近年來“互動”成為研究“了<sub>2</sub>”的新視角。<sup>5</sup>“互動”與言談交際有關，涉及說話人或聽話人。武果(2007)討論“了<sub>2</sub>”的主觀性用法時，提及“了<sub>2</sub>”具有交談雙方更新、協調共識的互動功能。<sup>6</sup>Chang(2009)認為“了<sub>2</sub>”表達說話人的認識和評價立場，與社會互動密切相關。王洪君、李榕、樂耀(2009)指出“了<sub>2</sub>”的功能是話主顯身，主觀上與受話近距互動。劉姪瓊(2016)認為用於現場講解的“了<sub>2</sub>”，是言者單向用來與聽者交互的手段。方梅(2016b)將語氣詞分

<sup>4</sup> 與普通話的“了<sub>2</sub>”相比，“咯”在海口方言中有更為豐富的語氣和用法。為方便理解，本文的例句根據語境進行意譯，將“咯”翻譯成普通話的“吧”“嘛”等。

<sup>5</sup> 目前提及“互動”的主要有：互動語言學(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)與交互主觀性(Intersubjectivity)。相關綜述可分別參看方梅、李先銀、謝心陽(2018)、丁健(2019)。

<sup>6</sup> van den Berg & Wu(2006)進行了更為詳細地闡述。

為互動與非互動兩個大類，認為表直陳的“了<sub>2</sub>”僅表達言者的情感，不依賴其他言談參與者，屬於非互動類語氣詞，而“了<sub>2</sub>”的言域用法才具有互動性（方梅 2016a）。

阮氏紅貴（2020）將聽說雙方對命題的態度，加入到對粵語句末助詞“喇 [la<sup>33</sup>]”“啦 [la<sup>55</sup>]”的考察中。本文受此啟發，並參考方梅（2016b）的做法，區分“非互動”用法與“互動”用法，來研究海口方言的“嘍”與“咯”。“非互動”為說話人導向（speaker orientation），只表達說話人的觀點、言語意圖；“互動”為聽話人導向（hearer orientation），說話人站在聽話人的角度組織話語。本文認為，海口方言“嘍”與“咯”的差別體現為交際導向與互動性的不同：“嘍”為說話人導向，“咯”為聽話人導向，具有互動性。本文嘗試以三域為框架，描寫海口方言“嘍”“咯”在知、言域的分佈差異及共現條件，並從互動的角度考察“嘍”“咯”的話語功能。

多音或本字不明的常用詞，記音與釋義如下：底<sub>1</sub>[dɔi<sup>21</sup>] 底部 | 底<sub>2</sub>[dɔi<sup>33</sup>] 疑問代詞，哪、何 | 帶[dɛ<sup>35</sup>] 疑問代詞，哪裡 | 枚[mo<sup>55</sup>] 量詞、定指標記、類定冠詞 | 擰[nɛŋ<sup>55</sup>] 拿 | 乃[na<sup>55</sup>] 才 | 乃乃[na<sup>55</sup>na<sup>55</sup>] 剛剛 | 佇[dɯ<sup>33</sup>/lu<sup>33</sup>] 在、持續體標記 | 抑[a<sup>33</sup>] 還是 | 佻多[ua<sup>33</sup>tɔi<sup>24</sup>] 多少 | 探[ham<sup>35</sup>] | 攏[lo<sup>33</sup>] 都。

## 2. “嘍”在知域句與“咯”的功能差異

知域與說話人或聽話人的知識狀態有關（肖治野、沈家煊 2009）。“嘍”可進入知域句，常與表程度的“最”“太”、表推論、猜測的“就是”“硬<sub>一定</sub>”等情態成分共現，表達說話人主觀的判斷或認識。“咯”看似也可進入同一語句，語氣上比“嘍”更肯定。例如：

- (4) 伊是最癮拍麻雀個嘍（/咯）。（他是最喜歡打麻將的了/嘛。）【認識】
- (5) 食枚皮起口[xau<sup>55</sup>]口[xau<sup>55</sup>]個就是文昌雞嘍（/咯）。（皮吃起來脆脆的就是文昌雞了/嘛。）【推斷】
- (6) 望伊枚架勢，伊硬是即口[nɛ<sup>35</sup>]個老闆嘍（/咯）。（看他的樣子，他肯定是這裡的老闆了/嘛。）【猜測】
- (7) 許口[nɛ<sup>35</sup>]工資太低嘍（/咯）。（那裡工資太低了/嘛。）【評價】

但實際上“咯”不是知域用法。“咯”不能與知域的插入語“我覺得”同現，“嘍”“咯”的使用與說話人的預設無關。<sup>7</sup>以例（4）為例進行測試：

<sup>7</sup> 阮氏紅貴（2020）認為粵語知域“啦”與“喇”的差別在於說話人預設的不同。本文從這一角度對海口方言的“嘍”與“咯”進行了考察，發現海口方言的情況與粵語不同。

- (4') a. (我覺得)伊是最癮拍麻雀個嘍。( (我覺得)他是最喜歡打麻將的了。)  
 b. (我講/\*我覺得)伊是最癮拍麻雀個咯。( (我說)他是最喜歡打麻將的嘛。)
- (4'') 甲：伊做乜又走去拍麻雀嘍？(他怎麼又跑去打麻將了？)  
 乙：a. 汝又無是無知，伊是最癮拍麻雀個嘍(/咯)。(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是最喜歡打麻將的了/嘛。)  
 b. 汝乃嫁來仔汝無知，伊是最癮拍雀個嘍(/咯)。(你才剛嫁過來你不知道，他是最喜歡打麻將的了/嘛。)

例(4')的“咯”可與言域的插入語“我講”同現，“咯”應為言域用法。<sup>8</sup>例(4'a)“汝又不是無知<sub>你又不是不知道</sub>”表明說話人預設聽話人知道該命題，例(4'b)“汝無知<sub>你不知道</sub>”預設聽話人不知道，但“嘍”“咯”都可以出現，說明二者的差別不在於預設的不同。

知域句常以判斷句的形式出現，可看成是一種“斷言”(assertion)，但斷言之後的句末成分並不一定都是知域成分。Wiltschko & Heim (2016)指出，說話人發出斷言表達自己相信某個觀點的同時，也希望、要求聽話人能相信並接受這一觀點。

“嘍”“咯”都可用於斷言句之後，但功能並不同：“嘍”表達說話人確信命題的態度，即“S相信P(知域)”；“咯”表示說話人要求聽話人相信自己的觀點，即“S要求A相信P(言域)”，是說話人與聽話人進行“認知協作”(cognitive coordination; Verhagen 2005)的體現。<sup>9</sup>以例(5)為例，對比“嘍”“咯”的語境可發現，“嘍”可用於始發句，陳述說話人的觀點；“咯”體現出更強的交互性：

- (5') a. (甲對乙說)食枚皮起□[xau<sup>55</sup>]□[xau<sup>55</sup>]個就是文昌雞嘍(/??咯)。(皮吃起來脆脆的就是文昌雞了。)  
 b. 甲：食枚皮起□[xau<sup>55</sup>]□[xau<sup>55</sup>]個就是文昌雞嘍。(皮吃起來脆脆的就是文昌雞了。)  
 乙(沒聽清楚)：汝乃乃講乜啊？(你剛剛說什麼啊？)  
 甲：(我講)食枚皮起□[xau<sup>55</sup>]□[xau<sup>55</sup>]個就是文昌雞咯(/??嘍)。( (我說)皮吃起來脆脆的就是文昌雞嘛。)  
 c. 甲：邁底<sub>1</sub>底<sub>2</sub>個乃是文昌雞呢？(到底哪種才是文昌雞呢？)  
 乙：講了汝又無信，食枚皮起□[xau<sup>55</sup>]□[xau<sup>55</sup>]個就是文昌雞咯(/??嘍)。(說了你不信，皮吃起來脆脆的就是文昌雞嘛。)

<sup>8</sup> 本文參照肖治野、沈家煊(2009)、張寶勝(2011)、鄧思穎(2013)等文的做法，將“我想/覺得[P]了”“我說[P]了”分別作為“了<sub>知</sub>”“了<sub>言</sub>”的鑒定格式。

<sup>9</sup> S為speaker(說話人/言者)；A為addressee(聽話人/聽者)；P為preposition(命題)。

如果是介紹性的說明、講解，使用“嘍”即可。在始發句，聽話人尚未表態，說話人一般不會提出要求，不會使用“咯”，如例（5'a）。在例（5b）、例（5c）句的情境下，說話人不得不向聽話人重申、擺明自己的立場，要求聽話人相信。此時應使用“咯”，語句常帶有“不耐煩”“不容置疑”等語義色彩。

### 3. “嘍” “咯” 在言域句的分佈差異

“嘍” “咯” 在言域句的分佈情況較複雜：

（一）“嘍” 出現在表宣告、提醒、決定的言域句中，“咯” 出現在表承諾、應允、建議、請求的言域句中。例如：

- (8) 老師：上課嘍（/？咯）！（上課了！）【宣告】  
(9) a. 落雨嘍！（下雨了！）【提醒】  
    b. ？？落雨咯！（？？下雨吧！）【祈求】  
(10) a. 我旦白乃來嘍。（我明天再來了。）【決定】  
    b. 我旦白乃來咯！（我明天再來嘛！）【承諾】  
(11) 甲：百五銀蜀只。（一百五十元一隻。）  
    乙：做得咯（/\*嘍）！（行了！）【應允】  
(12) 食加滴罔水咯（/\*嘍）！（多喝點兒水吧！）【建議】  
(13) 合我望下咯（/\*嘍）！（幫我看一下吧！）【請求】

例（8）–（10）的“嘍”與行域的“嘍”用法上交叉，具有變化義，在具體的語境中引申出言域義。例（10）若使用“咯”，則變為“承諾”。例（10）–（13）的“咯”，只能做言域解讀。例（13）表請求，“咯”在語音上可拉長。例（11）的“咯”不能拉長，例（12）若拉長，也傾向理解為“請求”。

Chu（2009: 284）指出高、低語調體現不同的交際導向，低語調是說話人導向，高語調是聽話人導向。考察“嘍”“咯”的分佈發現，中平調的“嘍”是從說話人出發，“宣告、提醒、決定”的“嘍”都帶有說話人“我告訴你”的意味；高平調的“咯”是從聽話人出發，核心功能是“回應”。言談對方提出要求或觀點後，言者使用“咯”進行回應，表“承諾”或“應允”；“建議、請求”使用“咯”，標示說話人希望聽話人採納、執行相應的言語行為。<sup>10</sup>

<sup>10</sup> 丁健（2019: 338）指出“回應”是“說話人引發聽話人做出某個舉動或反應”。Wiltschko & Heim（2016）關於“回應”的闡釋更加全面，認為回應層（responding layer）不僅包括說話人對聽話者的回應，還包括說話人將話語編碼成對聽話人的回應。

“咯”存在一些使用限制，與言者的權位、聽者的生命度有關：

第一，如果言者與聽者的身份有明顯的上下級差別，一般不會使用“咯”。如例（8），老師宣告上課開始，一般不會使用“咯”。使用“咯”標示著說話人尋求互動，而宣告是上對下的一種表達，二者語義有別。老師發出指令，預設學生會執行，無需互動，因此“咯”的使用受限。

第二，如果聽者為無生命的物件，“咯”的使用也會受限。如例（9b）“落雨咯”接受度較低，是因為其請求的物件是無生命的“天”，說話人與“天”難以產生互動。除非是在“祈雨”等特殊場合，可用於祈求神靈降雨。這些限制從側面體現了“咯”的強互動性，聽說雙方“無需互動”或“難以互動”的語境都限制使用“咯”。

（二）“嘍”“咯”可出現在某些疑問句、習語句，或表“禁止”“拒絕”的否定句中。例如：

- (14) 去帶嘍（/咯）？（去哪兒了/啊？）【疑問】  
 (15) 謝謝嘍（/咯）！（謝謝了/啦！）【習語】  
 (16) 口 [mai<sup>35</sup>] 攪嘍（/咯）！（別鬧了/啦！）【禁止】  
 (17) 無嘍（/咯）！（不了/啦！）【拒絕】

“嘍”“咯”在疑問句的分佈情況：

- (18) 是非問：汝食糜嘍（/\*咯）麼？（你吃飯了嗎？）  
 (19) 選擇問：汝想食糜抑是食面嘍（/咯）？（你想吃飯還是吃面了/啊？）  
 (20) 特指問：偌多點嘍（/咯）？（幾點了/啊？）  
 (21) 正反問：汝去無咯（/\*嘍）？（你去不去啊？）

出現在是非問、選擇問的“嘍”，實際上為“嘍<sub>行</sub>”，具有時體義（例（18）、例（19））。“咯”不能進入是非問句，跟其不能與疑問語氣詞“麼 [mo<sup>55</sup>] 嗎”的共現有關。“咯”在選擇問（例（19b））、特指問（例（20b））、正反問（例（21））中，既包含言者求解的意圖，同時也對聽者提出了應答的要求。下面擴展、對比例（20）的語境來說明：

- (20') a. 甲：偌多點嘍（/\*咯）？（幾點了？）  
           乙：八點嘍。（八點了。）  
       b. 甲：旦白探早滴团去。（明天要早點兒去。）  
           乙：偌多點咯（/\*嘍）？（幾點啊？）

- c. 甲：旦白探早滴团去。（明天要早點兒去。）  
乙：佻多點？（幾點？）  
甲：……（未應答）  
乙：佻多點咯（/\* 嘍）？（幾點啊？）

從例（20'）可以看出，“嘍”可位於始發句。而“咯”位於話輪交替句，（20'b）是說話人直接針對對方的建議進行追問；（20'c）是提問後聽者沒有回應，言者用“咯”再次發問催促聽者回答。“咯”在問句中有“強求應”的功能，有利於保持會話的連貫性。

“咯”還可以出現在附加問、反詰問中，具有反問義。例如：

- (22) 附加問：甲：歇团做搵碟個時候無用放蒜頭。（一會兒做蘸料的時候不要放蒜頭。）  
乙：伊無食蒜頭個，是無咯（/\* 嘍）？（他不吃蒜頭的，不是啊？）  
(23) 反詰問：伊乃五歲，帶八乜咯（/\* 嘍）？（他才五歲，哪懂什麼啊？）

例（22）“咯”分佈在附加問“是無”之後，可有兩種理解：①言者用來與聽者確認信息的準確性，需要聽者回應、表態；②該命題是雙方的共識，此時語句具有反問義。例（23）的反詰句是一種假性問，表明說話人對命題的確信度高，強烈“要求對方贊同”（邵敬敏 2014: 222）。“咯”反問義的功能，也是“S 要求 A 相信 P”，要求聽者與言者的態度保持一致。

除了疑問句，“嘍”“咯”還可以出現在表禁止或拒絕的否定句、習語句中，例如：

- (24) a. □ [mai<sup>35</sup>] 笑嘍！（別笑了！）  
b. □ [mai<sup>35</sup>] 笑咯！（別笑啦！）  
(25) 甲：汝食酒無？我倒酒去汝。（你喝不喝酒？我倒酒給你。）  
乙：無用嘍（/\* 咯）！（不用了！）  
（甲執意倒酒）  
乙：無用咯（/ ??嘍）。（不用啦！）  
(26) a. 甲：生日快樂！  
乙：謝謝嘍（/ ?咯）。（謝謝了！）  
甲（說了很多次）：生日快樂！  
乙：謝謝咯（/ ?嘍）。（謝謝啦！）

b. 甲：我合汝做好了汝攏無講得句話麼？（我幫你做好以後你都說不了一句話嗎？）

乙：謝謝咯（/?嘍）！（謝謝啦！）

例（24b）有兩種理解，一種是要求對方停止正在發笑的行為；還有一種是禁止對方可能會出現的發笑的行為。<sup>11</sup> 例（24a）只能理解為前一種。例（24a）、（24b）還存在一種關係：說話人使用“嘍”（例（24a））後未奏效，再次強調時會使用“咯”（例（24b））。例（25）第一次拒絕使用“嘍”即可，若再次拒絕要用“咯”。可見例（24）、（25）的“咯”都可用于“重申”，用以強調、要求聽者執行相應的行為。習語句例（26），正常致謝使用“嘍”即可，但如果對方多次表達、特意討要感謝，說話人要用“咯”，給予特別的回應。

綜上，“嘍”“咯”在言域句的分佈，反映出二者的功能差異。“嘍”的功能是從說話人出發，表達說話人的言語意圖，即“S 告訴 A”。“咯”是從聽話人出發，功能包含：①說話人要求聽話人回應，即“S 要求 A 回應 P”；②說話人將話語本身編碼為對聽話人的一種回應，即“S 特意回應 A”。

#### 4. “嘍”“咯”的共現條件

“行、知、言”三域的“嘍”，都可與“咯”共現。二者次序不能顛倒，“咯”的位置較高。例如：

(27) 甲：做乜銜許幡棉胎出來啊？（為什麼把那張棉被拿出來啊？）

乙：枚天寒\*（嘍<sub>行</sub>）咯（/\*咯嘍）。（天冷了嘛。）

(28) 甲：伊做乜頓頓總做魚呢？（他為什麼每頓飯都做魚呢？）

乙：伊最癩食魚（嘍<sub>知</sub>）咯（/\*咯嘍）。（他最喜歡吃魚了嘛。）

(29) □ [mai<sup>35</sup>] 笑（嘍<sub>言</sub>）咯（/\*咯嘍）。（別笑了啦。）

“嘍”“咯”共現，除了對二者的次序有要求外，還存在一些限制值得注意：

（一）有些行域句的“嘍”具有成句作用，共現時“嘍<sub>行</sub>”不可省去（如例（27）—（29））。那麼，既然知、言域的“嘍”省去仍合句法，單獨使用“咯”與“嘍咯”連用，有什麼不同？

<sup>11</sup> 關於“別/甬+V+了！”的分類可參看袁毓林（1993: 40–45）。



“嘍” “咯” 可共現，進一步證明二者句法位置不同，各有分工：<sup>12</sup> “嘍<sub>知/言</sub>” 是說話人的一種表述，而“咯” 帶有說話人對聽話人的要求。因此，比起“咯” 直接對聽話人提出要求，“嘍咯” 連用多了一個先呈現說話人觀點或意圖的過程。如例（28）、（29）可分析為：

- (28') a. 伊最癮食魚咯  
S 要求 A 相信 P  
b. {[ 伊最癮食魚嘍<sub>知</sub>] 咯 }  
    {[S 相信 P]            S 要求 A 相信 P}
- (29') a. □ [mai<sup>35</sup>] 笑咯  
S 要求 A 回應 P  
b. {[ □ [mai<sup>35</sup>] 笑嘍<sub>言</sub>] 咯 }  
    {[S 告訴 A]            S 要求 A 回應 P}

“嘍咯” 屬不同層次的連用。相較於“咯”，“嘍咯” 考慮了聽話人的感受，帶有與聽者協商的色彩，聽者更易接受進而回應。

（二）“嘍” 在一些語境中不能與“咯” 共現。“嘍咯” 帶有與對方商議的色彩，在命令、警告等說話人只需要聽話人服從、無需互動的語境中，“嘍咯” 的接受度較低。與“咯” 相似，言者的“權位” 同樣限制“嘍咯” 的連用。例如：

- (30) 警察對搶劫犯說：  
a. 放許把槍落來！（把那把槍放下來！）【命令 / 警告】  
b.\* 放許把槍落來嘍咯！【請求】
- (31) 老師對學生說：  
a. 上課！【命令】  
b. ??上課嘍咯！（上課了啦！）【請求】

不使用任何句末助詞時，要求對方立即實施且不容商議（如例（30a）、例（31a））。“咯” 帶有說話人希望聽話人回應的因子，但聽話人可以拒絕回應。“嘍咯” 連用比單獨使用“咯” 要委婉。因此，上下級關係越明顯、嚴格，“嘍咯” 連用的接受度就越低，如例（30b），警察命令搶劫犯時絕對不能連用“嘍咯”。例（31b），老師相對學生具有權威性，“嘍咯” 連用使得教師形象略顯柔弱。

<sup>12</sup> 不同域的成分共現不成問題，除了語義矛盾或重複外，言域成分之間也可以共現（林華勇 2015）。

綜合以上分析，可得出兩個方面的結論：

(一) “咯”的語力 (illocutionary force) 強度主要體現在互動性上，旨在提高聽者在話語中的參與度，不是一種上對下的要求。“咯”的語力比“嘍”強，而“嘍”“咯”連用是提高聽者回應效度的一種交際策略。

(二) “嘍”“咯”的句法位置。鄧思穎 (2013)、林華勇 (2015) 等根據句末助詞的共現規律，得出“行、知、言”三域的線性順序及句法層級為：行 > 知 > 言 (“>”為“先於”)。海口方言“行、知、言”三域的“嘍”都可與“咯”共現，“咯”總位於“嘍”的外層。“嘍”與“咯”的相對位置為：嘍<sub>行</sub> > 嘍<sub>知</sub> > 嘍<sub>言</sub> > 咯<sub>言</sub>。

## 5. 結語

海口方言“嘍”“咯”在不同認知域的分佈差異，體現了二者不同的交際導向與話語功能。可總結如下：

表 1 “嘍”“咯”的交際導向與話語功能

三域 知域 言域	導向/ 功能 交際導向 話語功能	說話人導向		說話人導向		
		S相信P	S告訴A	S要求A 相信P	S特意 回應A	S要求A 回應P
	嘍	+				
	嘍		+			
	咯			+	+	+

本文對海口方言“嘍”“咯”功能差異的探討，可以帶來一些思考：

(一) 說話人會根據自身的言談需求、權位等選擇不同的表達。“嘍”主要呈現說話人的主觀認識或言語意圖，對聽話人不做要求。而“咯”的存在，表明會話時說話人並不是只能被動地等待，而是可以將對聽話人的要求，主動編碼到語句中。海口方言在話語中，採用了提高音高、增加時長、“嘍”“咯”連用等手段來體現互動關係。不同語言的互動手段有哪些？值得探究。

(二) Traugott (2003, 2010) 完善了交互主觀化的單向性假說，指出表達式的意義沿著“非/弱主觀性 > 主觀性 > 交互主觀性”的路徑演變。海口方言行域的“嘍”表示的是命題意義，較為客觀；知、言域的“嘍”展現言者的認識或意圖，具有主觀性；言域的“咯”具有交互主觀性。如按 Traugott (2003, 2010) 的說法，“嘍 [lo<sup>33</sup>]”“咯 [lo<sup>55</sup>]”之間還可能存在演變關係：嘍<sub>行</sub> > 嘍<sub>知/言</sub> > 咯<sub>言</sub>。漢語方言“了<sub>2</sub>”不同功能之間的聯繫，值得關注。

### 鳴謝

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(19YJA740032)的資助。本文部分內容先後在“第六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”(復旦大學, 2020.10)、中山大學中文系現代漢語及語言學教研室討論會(2020.11)上宣讀,與會代表提出了寶貴意見。感謝《中國語文通訊》編輯部和匿名評審專家為本文提出了寶貴的修改意見。在此一併致謝。

### 參考文獻

- Chang, Li-Hsiang. 2009. Stance uses of the Mandarin *le* construction in conversational discourse. *Journal of Pragmatics* 11. 2240–2256.
- Chen, Hongmai (陳鴻邁). 1996. *Haikou Fangyan Cidian* 海口方言詞典 Nanjing: Jiangsu Jiaoyu Chubanshe 南京: 江蘇教育出版社.
- Chen, Qianrui (陳前瑞). 2008. *Hanyu Timao Yanjiu de Leixingxue Shiye* 漢語體貌研究的類型學視野 Beijing: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: 商務印書館.
- Chu, Chauncey. 2009. Relevance and the discourse functions of Mandarin utterance-final modality particles. *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ompass* 3(1). 282–299.
- Deng, Siying (鄧思穎). 2013. Zai tan *le2* de xing zhi yan sanyu: Yi Yueyu wei li 再談“了<sub>2</sub>”的行、知、言三域——以粵語為例 *Zhongguo Yuwen* 中國語文 3. 195–200.
- Deng, Siying (鄧思穎). 2019. Jumo zhuci de lengre leixing 句末助詞的冷熱類型 *Waiyu Jiaoxue yu Yanjiu* 外語教學與研究 5. 643–799.
- Ding, Jian (丁健). 2019. Yuyan de “jiaohu zhuguanxing”: Neihan leixing yu jiashuo 語言的“交互主觀性”——內涵、類型與假說 *Dangdai Yuyanxue* 當代語言學 3. 333–349.
- Fang, Mei (方梅). 2016a. Beijinghua yuqici bianyi xingshi de hudong gongneng: Yi “ya/na/la” wei li 北京話語氣詞變異形式的互動功能——以“呀、哪、啦”為例 *Yuyan Jiaoxue yu Yanjiu* 語言教學與研究 2. 67–79.
- Fang, Mei (方梅). 2016b. Zaishuo “ne”: Cong hudong jiaodu kan yuqici de xingzhi yu gongneng 再說“呢”——從互動角度看語氣詞的性質與功能 *Yufa Yanjiu he Tansuo* 語法研究和探索 18. Beijing: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: 商務印書館.
- Fang, Mei (方梅), Xianyin Li (李先銀) & Xinyang Xie (謝心陽). 2018. Hudong yuyanxue yu hudong shijiao de hanyu yanjiu 互動語言學與互動視角的漢語研究 *Yuyan Jiaoxue yu Yanjiu* 語言教學與研究 3. 1–16.
- Jin, Lixin (金立鑫). 1998. Shilun *le* de shiti tezheng 試論“了”的時體特徵 *Yuyan Jiaoxue yu Yanjiu* 語言教學與研究 1. 105–119.
- Li, N. Charles & Sandra A. Thompson. 1981. *Mandarin Chinese: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*. Berkeley & Los Angeles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.
- Lin, Huayong (林華勇). 2015. Guangdong Lianjiang Yueyu de chuanxin yuqi zhuci 廣東廉江粵語的傳信語氣助詞 *Yuyan Kexue* 語言科學 4. 405–416.
- Liu, Xunning (劉勛寧). 1985. Xiandai Hanyu juwei *le* de lai yuan 現代漢語句尾“了”的來源 *Fangyan* 方言 1. 128–133.
- Liu, Xunning (劉勳寧). 1990. Xiandai Hanyu juwei *le* de yufa yiyi jiqi yu ciwei “le” de lianxi 現代漢語句尾“了”的語法意義及其與詞尾“了”的聯繫 *Shijie Hanyu Jiaoxue* 世界漢語教學 2. 80–87.



- Liu, Yaqiong (劉婭瓊). 2016. Xianchang jiangjie zhong yongyu jiaohu de juwei le 現場講解中用於交互的句尾“了” *Zhongguo Yuwen* 中國語文 6. 665–677.
- Lü, Shuxiang (呂叔湘) (ed). 1980. *Xiandai Hanyu Babaici* 現代漢語八百詞 Beijing: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
- Ruanshi, Honggui (阮氏紅貴). 2020. Yuqici le de yuyi jiqi jufa cengci: Yi Xianggang Yueyu wei li 語氣詞“了”的語義及其句法層次——以香港粵語為例 *Diliu Jie Fangyan Yufa Boxue Luntan* 第六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, Fudan Daxue 復旦大學, 24–25 October.
- Shao, Jingmin (邵敬敏). 2014. *Xiandai Hanyu Yiwenju Yanjiu* 現代漢語疑問句研究 Beijing: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
- Sweetser, Eve. 1990. *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: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s structure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- Traugott, E. C. 2003. From subjectification to intersubjectification. In Raymond Hickey (ed.), *Motives for language change*, 124–139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- Traugott, E. C. 2010. (Inter)subjectivity and (inter)subjectification: A reassessment. In Kristin Davidse, Lieven Vandelanotte & Hubert Cuyckens (eds.), *Subjectification, intersubjectifica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*, 29–71. Berlin: De Gruyter Mouton.
- van den Berg, Marinus & Guo Wu. 2006. *The Chinese particle le: Discourse construction and pragmatic marking*. London & New York: Routledge.
- Verhagen, Arie. 2005. *Constructions of intersubjectivity: Discourse, syntax, and cognition*. 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.
- Wang, Hongjun (王洪君), Rong Li (李榕) & Yao Yue (樂耀). 2009. *Le yu huazhu xianshen de zhuguan jinju hudongshi yuti* “了<sub>2</sub>”與話主顯身的主觀近距互動式語體 In Beijing Daxue Hanyu Yuyanxue Yanjiu Zhongxin *Yuyanxue Luncong* Bianweihui (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《語言學論叢》編委會) (ed.), *Yuyanxue Luncong* 語言學論叢 40, 312–333. Beijing: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
- Wang, Li (王力). 1985. *Zhongguo Xiandai Yufa* 中國現代語法 Beijing: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
- Wiltschko, Martina & Johannes Heim. 2016. The syntax of confirmationals. In Gunther Kaltenböck, Evelien Keizer & Arne Lohmann (eds.), *Outside the clause: Form and function of extra-clausal constituents*, 303–340. Amsterdam: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.
- Wu, Guo (武果). 2007. Yuqici le de “zhuguanxing” yongfa 語氣詞“了”的“主觀性”用法 In Beijing Daxue Hanyu Yuyanxue Yanjiu Zhongxin *Yuyanxue Luncong* Bianweihui (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《語言學論叢》編委會) (ed.), *Yuyanxue Luncong* 語言學論叢 36, 341–362. Beijing: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
- Xiao, guozheng (蕭國政). 2000. Xiandai Hanyu jumo le yiyi de xili 現代漢語句末“了”意義的析離 In Jianming Lu (陸儉明) (ed), *Mianlin Xinshiji Tiaozhan de Xiandai Hanyu Yufa Yanjiu: '98 Xiandai Hanyu Yufaxue Guoji Xueshu Huiyi lunwenji* 面臨新世紀挑戰的現代漢語語法研究：'98 現代漢語語法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 Jinan: Shandong Jiaoyu Chubanshe 濟南：山東教育出版社。
- Xiao, zhiye (肖治野) & Jiaxuan Shen (沈家煊). 2009. *Le de xing zhi yan sanyu* “了<sub>2</sub>”的行、知、言三域 *Zhongguo Yuwen* 中國語文 6. 518–527.

- Yuan, Yulin (袁毓林). 1993. *Xiandai Hanyu Qishiju Yanjiu* 現代漢語祈使句研究 Beijing: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北京: 北京大學出版社.
- Zhang, Baosheng (張寶勝). 2011. Ye shuo le<sub>2</sub> de xing zhi yan sanyu 也說“了<sub>2</sub>”的行、知、言三域 *Zhongguo Yuwen* 中國語文 5. 427–430.
- Zhao, Yuanren (趙元任). 1979. *Hanyu Kouyu Yufa* 漢語口語語法 [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], trans. by Shuxiang Lü (呂叔湘). Beijing: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: 商務印書館.
- Zhongguo Shehui Yuyan Yanjiusuo (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),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Minzuxue yu Renleixue Yanjiusuo (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) & Xianggang Chengshi Daxue Yuyan Zixun Kexue Yanjiu Zhongxin (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). 2012. *Zhongguo Yuyan Dituji* 中國語言地圖集 Beijing: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: 商務印書館.

# The Sentence-final Particles [lo<sup>33</sup>] (嘍) and [lo<sup>55</sup>] (咯) in Haikou Dialect

Bing Shen and Huayong Lin

Sun Yat-sen University

## Abstract

There are two main variants of the sentence-final particles related to Mandarin *le*<sub>2</sub> in Haikou dialect: [lo<sup>33</sup>] (嘍) and [lo<sup>55</sup>] (咯). The word [lo<sup>33</sup>] (嘍) can be found in all three conceptual domains of content, epistemic, and speech act. [lo<sup>55</sup>] (咯) is a component of the speech domain. We find that [lo<sup>33</sup>] (嘍) and [lo<sup>55</sup>] (咯) have different distributions and co-occurrence restrictions in the epistemic and speech domains. The [lo<sup>33</sup>] (嘍) is a speaker-oriented component, used to convey the subjective perception or verbal intention of the speaker to the listener. [lo<sup>55</sup>] (咯) is a listener-oriented component, marking the speaker's attention and request to the listener.

## Keywords

Haikou dialect, *le*<sub>2</sub>, three conceptual domain, interaction

通訊地址：廣州 海珠區 中山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

電郵地址：shenbiang@sina.com (沈冰)

linhuay@mail.sysu.edu.cn (林華勇)

收到稿件日期：2020年12月31日

邀請修改日期：2021年4月16日

收到改稿日期：2021年5月5日

接受稿件日期：2021年5月7日

刊登稿件日期：2021年7月30日